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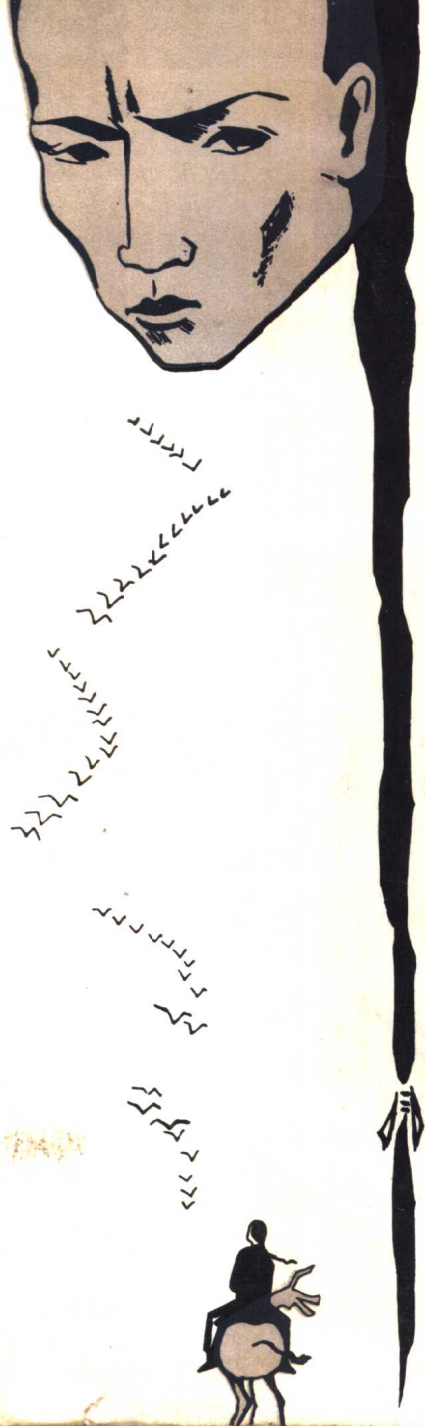


章回小说

张日安·齐迎春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張作霖浪迹秦馬



张作霖浪迹辽南

张日安 齐迎春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字数: 184,000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2}$ 印张: $9 \frac{3}{4}$

印数: 1—21,100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金苍大 责任校对: 一 丁

封面设计、插图: 安今生

统一书号: 10372·2

定价: 1.65元

目 录

- 第一回 蛮客大闹马家店
店主夜语探真情..... 1
- 第二回 揭宝人身陷囹圄
老疙瘩巧遇机缘..... 17
- 第三回 行医明受马家宪
痴郎暗得翠花情..... 33
- 第四回 淫妇情降童子郎
彪汉燃起复仇火..... 48
- 第五回 动心计借刀杀人
搞夜袭孙家遭殃..... 68
- 第六回 李长工一家得救
张兽医行迹被疑..... 83
- 第七回 庙会上拳寇雪耻
寺院中夸剑问武..... 96
- 第八回 摆酒宴弄巧成拙
贪女色遭受暗算..... 110
- 第九回 逢贵人结识阎伍
重开业合伙经医..... 120

第十回	赌场上割肉押宝 门槛下断骨惊人.....	137
第十一回	往途不成二兰梦 归来屈遭苦肉刑.....	150
第十二回	遇救免做树下鬼 恋菊又成逃命人.....	161
第十三回	话赶话铤而走险 硬碰硬凯旋而归.....	173
第十四回	承酒宴于二舵命 受诽谤张三远走.....	183
第十五回	遇故旧引路从戎 探敌情晋升哨长.....	203
第十六回	赴盛京救兄出狱 开小差喜配鸳鸯.....	218
第十七回	张师长莅临营口 高坎人心惊胆寒.....	236
第十八回	回故里威风凛凛 设酒宴情意绵绵.....	247
第十九回	入奉天巧进帅府 宿闺室尿憋活人.....	264
后 记		280

第一回 蛮客大闹马家店 店主夜语探真情

话说清朝末年，外患加剧，内溃不堪，朝廷正处风雨飘摇，黎民陷于水深火热。古老的辽河两岸，土匪日益猖獗，官府横征暴敛，使得民众不得安居，走死逃亡于兵荒马乱之中，都希望能找个安身谋业的地方。

想不到这些年间，在这辽河下游平原上，属于海城县管辖的一个高坎小镇，却吸引来了四面八方的逃难人。这座乡村小镇，虽说只有四、五百人家，但交通却十分方便，南通营口，北达牛庄；东面大石桥至西面的田庄台的一条大路又从这里穿过。尽管是动乱年代，各地的客商、卖艺的、乞讨的、算命打卦的，乃至侠男义女、三教九流，也纷纷云集此地。缘由是这里天时地利得天独厚，不同那穷乡僻壤，使清兵和胡匪不易轻举妄动，况且这镇里的财主绅士都是财大腰粗，有海城县衙做靠山。

高坎镇内，东西、南北两条大路在这里交叉，主要大街自然形成“十”字形。不过南北大街更是宽敞繁华，街道两侧，各式店铺作坊栉次鳞比，诸如客店、米店、杂货店，肉铺、当铺，果香铺，布庄、茶庄、裁衣庄，以及酒馆、油坊和药房等等，应有尽有。这些铺、店、庄的房舍几乎一律是

青砖黑瓦，门前挂的幌儿也十分讲究，五颜六色，惹人注目。东西走向那条街，略有些窄，又间杂些青砖平房、草房和泥平房，门牌字匾也不那般显赫，但买卖生意却同样兴隆不减，赌局、大烟馆、肉案子、包子铺、剃头房和烟酒小铺，大都挤于这条街，到了晚间比南北大街还要热闹。这里虽无正式妓院，但暗娼、“野鸡”（指远来卖淫的）比比皆是，赌徒、嫖客，经常厮混在此，吃吃喝喝，争争吵吵，给这条小街格外带来几分嘈杂，带来几分秽气。

本镇居民多以事农为主，兼做些小买卖。所住房屋多半是草屋和泥平房；凡见四合院的青堂瓦舍，大抵是财东、豪绅之家。所有住户房宅，集中在和“十”字街口相切的四块地域之内。

村东有座寺庙，名唤“朝阳观”，雕梁画栋，兽脊飞檐；更见苍松翠柏，香火缭绕，给这个乡镇又增添了几分古雅的色彩。

每逢阴历“三、六、九”集日，整个高坎两条主街，人流滚滚，大车小辆难以通过，各式鲜货竞相上市，叫卖之声和讨价还价的吵嚷不绝于耳。有时，还出现耍猴玩蛇的，变戏法卖药的，还有使枪弄棍，打板唱莲花落的。每当这时，集市上的人们，似乎忘掉了兵荒马乱的忧虑，慰以升平之乐。

可见，清末时的高坎，在辽河流域一带乡村中，堪称鹤立鸡群，不同凡响，有四句民谣为证：

大清死熊民遭殃，
辽河带着泪水淌。
要想求生谋活路，

须到高坎闯一闯。

这样一来，高坎的几家客栈就应运而生了。屈指一算，还得属“马记车店”生意最盛，财路最广。这“马记车店”位于高坎镇大西头，座北朝南，紧挨大路。是个高墙大院，正堂瓦房十间，东西厢房各有五间；两个敞口大牲畜圈棚，每个棚子里都排列着十二个方形灰白色石槽子，每个槽子旁边立着碗口粗的柞木桩子，院里能容一、二十辆大车。

却说初春一日，天没黑，过夜的大车就把“马记车店”占满了，畜棚里，五、六十匹牲口在嚼着草，发出有节奏的响声。日头快要落了，店里伙计韩六便甩着两只过长的胳膊，走到大门里来，双手拽起档门杠，吃力地放进门两边的石头槽里。那时，凡有钱人家的大门里，都有档门杠。所谓杠，并非是杠子，而是一条长长的硬木板子，一般有一寸至二寸厚，一尺到二尺宽，不过车时是不拿下来的，宛如屋里的门槛子，当然要比门槛子大得多，而且档门杠不像门槛子那样固定着，它随时可拿上拿下。韩六虽然膂力过人，每天上这档门杠，还是有点打怵。他正待要关上两扇黑漆大门闭店，只见外边一辆三套马大车赶了过来，车里端坐一位年轻人。车夫“吁”了一声跳下车辕，提着鞭子叫喊不要关门。韩六忙陪笑道：“哥们儿对不起，客满了。”车夫一再躬身央求个方便，又塞他手里几个铜板，韩六只得又摘下档门杠，咧咧嘴道：“唉，又费了二遍劲儿。”但得了点外快，内心是得意的，忙直身答话：“哪里来？去哪里？”

车夫笑答道：“从河西过来的，明天下营子。”

韩六点了点头，客气地用手指了指院里：“请往里边赶，牲口拴东厢房南圈棚子里，饮牲口水在北边。”

大车赶了进来，韩六重新上了档门杠，关好大门，插了门闩，随后就跟了过去，告诉车夫住的房间，明儿早再算帐。

车夫“嗯”了一声，便去卸牲口。

这时，韩六猛然想起什么，转身相看刚下车的那位年轻汉子。但见他二十左右年纪，中等身材，头顶青色瓜皮护耳帽，身着黑色旧棉袍，脚蹬一双牛皮靽鞢。再端详那面目，白净净的瓜子脸，上宽下窄，二目有神，眉清目秀，举止从容，不像一般跟车的伙计。韩六又看他大襟上还有一块补丁，仔细思量又不似纨绔哥儿，不免心中划魂，便对着卸牲口的车夫大声问道：

“他是跟你一起的吗？”

车夫摇了摇头，如实回答：“不是，是半路上捎个脚。”

马记车店有个规矩，一般不留单人过夜。因为单人过夜占了炕位，大车再进来，跟车人就沒地方住了。更加上头两年的一天晚上，留住一个人，结果是个化了装的胡子头，半夜里，他打开了大门，放进了二十多个胡子，把马记车店给抢了。这是高坎镇唯一的被抢事件。从那以后，马记车店更不留单人住宿了。

韩六瞅那个年轻人正环视着这个大院，内心疑惑起来，是个络子？便小心向前两步，虎起脸问：

“你想在这里过夜吗？”

那年轻汉子转过身来，侧棱着头，用斜眼看了一眼韩六，答道：“是要住下。”

韩六见他这般硬气，心里有几分不快，便下了逐客令：“我们这儿叫车店，不留客商过夜，请到东街客栈就便。”

那年轻汉子心里不觉好笑，住客栈破费大，赶上自己的钱不凑手，才住此车店。于是他狠狠盯着韩六，蛮声蛮气地问：“住店给钱，怎么……”

韩六身高力大，又在马家车店把门多年，什么人都见过，眼下对这年轻人没放在眼里，他断定对方不一定是个绉子，就瞪起牛大眼珠子，连摆几下手，说：

“咱掌柜吐口唾沫是个钉，说单人过夜占房子，一律不留。”

年轻人见韩六这般不好说话，心里暗暗骂道：他妈个巴子，在别处连胡子我都没怕过，到这个小镇来，还能栽在你店小二手里？他左手插腰，右手指着韩六说：

“我今晚非在这儿住下不可！不行，见见你们掌柜的！”

韩六听他这话，觉得这人似有点来头，但一看那副穿戴，也不是什么高贵先生，再说高贵之人也不能到大车店里来住。他气得喘着粗气，大声喝斥：

“你叫什么名字？敢在这里撒野！”

这话出口不逊，激得那年轻人倒立眉毛，侃侃说道：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大爷我——张作霖。”

韩六也非好惹，张作霖口出恶语，冲得他内心升腾，咬着牙冷笑三声，反唇相讥道：

“你张作霖顶啥？韩太爷我就是不留你，你有能耐找阎王爷去！”

张作霖经的多，见的广，这样的对手也较量过，岂能甘

拜下风？他一时性起，抢前一步，抓住韩六的脖领子，狠劲地拽搯着。

“你祖太爷我非往下不可，走！见你们掌柜的去！”

韩六没料到对方有这一举，他两眼冒火，七窍生烟，顺势拽住张作霖脑后的辫子，使劲往下抻：

“我看你小子是个胡子！”

说着两个人一个比一个拽得紧，脸都憋得通红。

那没卸完牲口的车夫，上来劝说不成，怕自己跟着招灾惹祸，忙喊人来解劝。

车夫和伙计们闻得呼唤，纷纷上来拉架。

可是韩六劲大，两个人也扯不住他；张作霖虽比对方个矮，可他生死不惧，两手也没松开。韩六攥紧张作霖的辫子往下抻拽，又仗着身高力大，一巴掌打掉对手的帽子，然后两只大手像老鹰抓鸡似的按住对手的脑袋，用尽力气往下压。那张作霖个子比他矮一头，又大病初愈，结果被压得松开手，弯下腰，两手无处使。一不做二不休，韩六乘势两腿叉开，一蹿高就用两腿夹住了张作霖的脑袋，显然在有意侮辱他。张作霖弓着腰，脑袋在人胯裆里，动弹不得，暗中羞怒不迭，但他不说一句熊话，在劣势中寻求胜计。

须知，张作霖自幼生得乖巧，跟爹没少出入赌场，开始领略诡计和胆量。张作霖十四岁那年，寡母王氏领三个儿子，寄居镇安（即黑山）县境小庙子，租房住，生活贫困，欠下房东不少债。再看三个儿子不务正业，寡母成天满面阴云，愁眉不展。一天，老疙瘩张作霖便探问妈妈的心事。王氏长吁短叹道：“日子难混呀，欠房东那笔饥荒，啥时候偿

还得起？可惜你们兄弟仨，哪知体贴娘啊，不是游手好闲，就是输耍不成人。为娘的不如一蹬腿净心。”

张作霖一时惊恐，紧拽着娘的手，说他能还债。王氏见他瞎说，摇头不信。第二天中午，张作霖见房东家一头怀崽母猪在水坑边吃草，便心生一计，见四周无人，用脚猛踢猪屁股，又用木棍捅着肛门，硬把那头母猪推进水坑，只露出嘴巴、鼻孔，张作霖便大声呼救，正当房东和邻人赶忙跑来之时，张作霖当众脱下衣服，“扑通”一声跳进水坑，把那母猪推救上来。房东感恩不尽，结果免了张作霖家欠的债。这就是十四岁的张作霖干得出来的事。

再说张作霖和韩六还没有罢休，张作霖的脑袋仍被夹在胯裆里。他在强大的对手压力下，几乎喘不过气来，但张作霖向来吃软不吃硬。可惜，他是在不利的形势下挣扎。众目睽睽之下，他还有什么力量能挽回败局？

人们劝韩六高抬贵手，韩六非要听胯下“二小”的告饶；人们劝张作霖服软吧，张作霖却依然满口硬气。

猛然间，张作霖心里一翻个。他爹张有财的死，不是死在致命之处的睾丸被人猛踢一脚吗？一个以弱胜强的设想掠过他的心头。狗急能跳过墙，鸡急能飞上房。张作霖横心孤注一掷，咬紧牙关来个鲤鱼翻身，拱进韩六的斜大襟里，腾出双手，死命抓住对手的裤腰带。得意的韩六不解其意，推开两手朝众人笑道：

“诸位请看，诸位请看，这‘二小’饿了，要吃奶呢！”

说时迟，那时快。与此同时，张作霖拽开他的裤腰带，拽一下棉裤腰，就把两手拼命地插进韩六的裤裆……

“哎哟”一声，韩六龇牙咧嘴，打个趔趄，强忍着疼，搂起棉袍前大襟，哈下身，朝张作霖的脖子掐去：

“快松手，快松手，不然我就掐死你！”

张作霖的双手，这时更像两把钳子，疼得韩六直“哎哟”，掐脖子的手也没劲了。

围观的人想笑不敢笑，急得直跺脚：要出人命！这时，店里的伙计上去拉张作霖，想将他拉开。

张作霖喊道：“谁拉我一下，我的手就紧捏一下……”

“哎哟，哎哟，别拉，别拉！”

韩六痛苦地喊叫，众人再也憋不住笑了。

“张作霖。”韩六挣扎道，“你当真不松手？”

“你服软了，叫声老爷便罢，不然，我就舍命陪君子。”

还没等韩六回话，只听得如雷灌耳的一声吼：

“都给我住手！”

冷不防的一声喊，张作霖不禁一惊，双手从韩六的裤裆里也跟着退了出来，转首回眸见一男一女来到跟前。

男的中等个儿，长方脸，浓眉毛，深眼窝，高鼻梁，就是眼睛小得可怜，比黄豆略大一点；头顶瓦棱西瓜帽，身着蓝长袍，外套着一件青缎子马褂，左手戴着金戒指，右手拄文明棍（并非拐杖）。这人就是马记车店掌柜的，名叫马贵富，因为他眼珠长得畸形，比黄豆粒大不了多少，人们都叫他“黄豆眼”，背地里很少有人提起他的真名。

后面跟着那女人，个头不高，看模样得比男的小二十多岁，粉脸，尖下颏，长着匀称的柳叶眉，大眼睛，双眼皮，抹着两片红嘴唇。头上挽着如意双髻，髻发里面插着一根银

簪，四周还缀有扁圆珠器，越发显得光亮可鉴。双耳坠有金环。粉红色细丝驼绒旗袍，紧紧裹着她线条分明的腰肢，上身还罩有蓝色春绸夹袄。这女人是黄豆眼的小妾，名唤焦翠花，是从营口妓院里赎身的。她嫌黄豆眼长相丑，岁数又大，常常猫洞来狗洞去地打“野食儿”。打，下不得手；骂，张不得口，没有办法，黄豆眼就成天瞟着她，不让她离开自己一步，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用黄豆眼的雅词说，“此乃亦步亦随，鸳鸯成双也。”

原来，黄豆眼在上屋一直在注视院里两人的殴斗，想不到这么多的人也拉不开，阻止不了。他怕把事闹大，有损他马记车店“和气生财”的好名声，便领着依偎他身边的焦翠花，拎个文明棍走出来。

韩六见自家掌柜的来了，恢复了精神头，边系裤整衣，边迎上去说：“掌柜来了，可给我做主！”

黄豆眼点了点头，转过脸并没有发怒，一对小眼睛直直盯着张作霖，问：“老弟何以如此放肆？”

张作霖心想，刚到这地方不知深浅，不能一味鲁莽，得罪了店小二没啥了不起的，这掌柜的可不能得罪，但又不能装出“熊包”。于是，张作霖抬起帽子戴上，不卑不亢地上前施礼道：

“晚生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岂敢放肆！”

黄豆眼端详这人，衣着虽然粗俗，可仪表堂堂，言辞有礼，便缓和口气问：

“老弟从何而来？往何而去？为何同我家人斗殴？”

张作霖也曾读过几天私塾，做过货郎，当过店二，同清

兵胡匪也打过交道，学得因人而语，善于辞令。他的言语中，有雅有俗，有荤有素，文雅起来也会甩几句官腔，一旦粗鲁，不是“巴子”就是“扁”。如今见掌柜的斯斯文文，自己也装得知书达礼的样子。他躬身回答道：

“晚生来自镇安，中途在黄家店打短，今到高坎寻财谋生，落脚为业，想不到贵店这般刁难外乡人……”

“且慢，”黄豆眼出于生意的敏感性，打断对方的话，忙道：“你有何手艺？又如何打算？请讲端详。”

张作霖听这一问，不由暗喜，随机应变侃侃而谈：“掌柜大人请容禀：我是有名兽医吴老生的门徒，专治马的绝症。身居黄家甸时，听说贵地四通八达，人畜兴旺，又听传贵府待人宽厚，和气生财；掌柜的重仁讲义，广交四方。我特地辞退黄家甸的营生，慕名而来，想在此地落脚行医。”

说到这里，张作霖喘口气，脸上现出不悦的神色，睥睨韩六一眼，干咳嗽一声，接下道：

“我刚到店，还没看出东西南北，你这个管事家人硬说搁不下我这个人，拐弯抹角要我交小柜钱，我气不过，便与他理论，君子动口不动手，谁料到他倒动起手来。掌柜的，这可有损于你马记车店的门风啊！贵店实在搁不下我，我可到别家店去！”

话到这里，张作霖装模作样的要去车上取自己的行包。

黄豆眼急了，摆手阻拦道：“有话好说，先生请留步！”

方才，当张作霖说自己是兽医时，就诱发了黄豆眼的新主意。至于他们的斗殴源起，谁是谁非，这时他不想追究下

去。无论是事情怨谁，做为店方总不该动拳脚，这有失他马记车店的体面。但他当众不能训斥韩六，这人对他家事业还是精心维护的。他慢慢对张作霖说：“你住下吧！”

旁边的韩六已不耐烦了，早想插言驳斥张作霖话中的拨弄口舌。但张作霖的一番话是先发制人的，说得理直气壮，无懈可击，令他一时插言不得；再说，他胯裆里那东西还余疼未止呢。

此时，掌柜的居然要留下张作霖，他由不理解而愠怒。不留单人住店，这是你立下的规矩，我遵办不移，你倒自违其言了。他按捺不住升腾的内火，终于开口了：

“马掌柜，留他住下？这成了什么体统……”

黄豆眼左瞅瞅气呼呼的韩六，右瞧瞧得意的张作霖，一语双关道：“忍为贵，和为高嘛，咱们大门那横匾上不是刻着‘和气生财’吗？再说，不打不相识嘛！”

说着，他示意韩六走开，又挥手让围观的人散去。这时，一直没语的焦翠花，用手扳着丈夫的肩膀，娇态地嘀咕：

“留下他吧，也许他对咱马家有用呢！”

一对黄豆般小眼珠朝娇亲的粉脸一斜视，嘴一咧露出颗金牙，心照不宣地笑了。

其实，这对夫妻不谋而合，不过焦翠花却藏下另番心思。旁人看得清楚，她不时地用谄羨的目光瞟着潇洒的张作霖。

韩六悻悻地走开了，人们嘀嘀咕咕地散去了。韩六边走边内心诅咒：

“那个兔崽子，长个好嘴，把掌柜迷糊住了。没有会不

着的亲家，走着瞧，我不能让他白掐一顿。”

这时天黑下来，初春寒气逼人，黄豆眼领着张作霖，安排好房间，又约定晚饭后再见面。

张作霖住的房间，不是一般七、八个人的大炕，是个朝阳的小单间，原是上屋的东耳房改设的。这个单间也不是一般客人能住得到的。屋里的布局还算舒适顺眼。南窗下有铺小炕，炕上铺着斜纹苇席，炕脚处并排卷着两套利利整整的行李，从外面看，被面是深蓝色的，一律白色的蜡印花瓣和叶子。贴着炕沿边，紧挨着大山墙，放着一张黑色方桌，桌上放着木质的蜡台（一般大房间里是盏豆油灯。点蜡要比豆油灯亮得多，当然价钱要贵些。）还有一个陶制茶壶，两把没有把手的粗瓷杯子。北山墙下放着黑漆锃亮的三条腿的圆面茶几。茶几两旁各摆一只黑色方凳。茶几底下，放着擦在一起的两个闪光铜盆子，铜盆里有两块“猪胰子”，两条洗脸手巾。比大炕间更优越的是，除了南窗，三面壁和天棚一样都糊上了白地蓝格老红花的“窝银纸”。想不到北壁茶几上方，还悬挂着一面带框的大镜子。镜子两侧，是一副带框的狭长的玻璃对联，玻璃上绘着单色山水，两行柳体黑字印在上面；镜子上边还有横额玻璃。当张作霖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单间的时候，不禁疑惑起来。我大闹马家店还闹出功来了，不知马掌柜的闷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他又担心了，自己的盘费极有限，倘要久住，没挣到大钱，岂不累债？他无法向店主敞开自己的顾虑，却绕个弯道：

“马掌柜，你破例容晚生住下，我就感恩了。但住在这样的房间，晚生受之有愧，还是给我调换到大炕上吧。”

黄豆眼明白他的顾虑，笑道：“先生尽管住下，一切好说。我马某从不在钱上分斤掰两，一向以仁为根、义为本。”

吃罢晚饭，张作霖回到自己的房间，点亮了蜡烛，摸摸炕上还没有上热，看看闷灶子里正烧着大柴，火焰还挺旺。他还不好意思上炕歇息，在屋地来回踱步，候着店主来会晤。显然，他的心境是不平静的。他把蜡烛端在茶几上，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面色，重新梳起自己脑后的独根辮子。他无意间目触到大镜子那副对联，上联是“静坐常思己过”，下联是“闲谈莫论人非”，横批是“吾日三省”。他曾在故土海城县小洼子的私学馆里，断断续续地读过《千字文》、《百家姓》，也念过《四书》、《五经》。他对大镜子的对联意思大体是懂得的。横批“吾日三省”这四字，不是出自孔圣人《论语》中的一句话吗？不过少了“吾身”二字，但无妨整个大意。他又在琢磨上下对联两句的意味，找不出出处，他想这必是后人依照“吾日三省吾身”的原义，进一步演变发挥的。想着，想着，他突然联想到马掌柜的“忍为贵，和为高”那两句话，难道这是做人的诀窍？他前后思索一下，不由拍下茶几，又上来“晕”的了，粗鲁地骂道：

“‘忍’什么？‘和’什么？思什么‘过’？滚他娘的，这些文词顶啥用？能立个棍，才算人间好种！”

但他在高坎一系列大沉大浮中，才逐渐领略到“忍”与“和”，也是人生搏斗中不可忽略的思想武器，此为后话。

店主黄豆眼领着韩六，一前一后进来了。宾主寒暄落了座，黄豆眼笑吟吟地斡旋着：

“张先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嘛，今天的事儿，二位